蜀山劍俠傳/067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蜀山劍俠傳

◀上一回

第六十七回　失掌珠 淩翁拼老命　援弱女 飛劍化長虹

下一回▶

許超定睛看時，來者正是淩雲鳳，不由又驚又喜。再看二人業已被雲鳳點倒，急忙上前相見。雲鳳也顧不上和許超說話，先把地下銅鑼拾起，仍掛在那人手上。好在這兩人均已閉了啞穴，不能動轉說話，仍照適纔說話神氣將他們擺佈坐好，也不去捆綁。許超忙問湘英可曾同來。雲鳳祇說：「湘妹被困洞內，事不宜遲，我們快去救她。」二人都知道，先前林中被擒的人若被村中人發現，便難脫身，急忙入洞先救湘英。誰知走到洞中一看，通道已被一塊大石堵塞。二人合力推了兩下也推不動，急得許超滿身是汗。雲鳳又回身出來，將那兩個防守的人拖了一個進洞，解了啞穴，逼問究竟。那人道：「這洞外面雖小，裏面卻大。被郭真人用神力搬了一塊幾千斤重的大石堵死，祇留一個三寸大小的洞，準備早晚送飯與那小姑娘喫。等那小姑娘應允同郭真人成親，祇消她在洞中一喊，我們便去送信，郭真人便親來放她。除了郭真人，別人休想弄得動這塊大石。」許超聞言，便就着他說的送飯小洞，連喊了幾聲大妹，都不見答應。疑心湘英性烈，已尋自盡，不由悲苦起來。又問那人：「湘英手腳可曾捆綁？」那人道：「不但捆綁，還是用的蛟筋繩呢。」許超喝問道：「那她手腳俱被捆綁，你們與她送飯，叫她如何拿法？」說罷氣不過，便踢了那人兩腳。那人負痛說道：「我們送東西進去，原是拿竹竿捅到她坐的地方，由她伏在地下，用口就着喫的。」雲鳳見問不出辦法來，仍把那人啞穴閉住，扶他坐上石頭。二人重又回身，替換着朝那個洞口喊了湘英幾聲，還是沒有應聲。那石頭用盡全身之力，休想動得分毫。漫說許超傷心腸斷，就連雲鳳也淚流不止。

二人正沒辦法，忽聽來路上一陣鑼聲，接着到處鑼聲四起，響成一片，震動山谷。二人知道事已危急，越發使勁推動那塊大石，好容易覺着有一些活動，心中大喜，恨不得連喫奶的力氣都使出來。眼看鑼聲越響越近，忽見一道青光穿進洞來。二人知道敵人來到，危險萬分，還不及迎敵，那人收住劍光，急說道：「二位危在頃刻，還不快隨我先逃活命，等待何時？」二人定睛一看，見是心源，略放寬心。心源也不及同二人細說，忙催二人快走。剛剛走出洞外，忽地從山上跳下一個大漢，手執一把鋼叉，大喝：「奸細往哪裏走！」心源一面拔劍迎敵，一面口中連催雲鳳、許超快走。心源同那大漢交手祇一回合，便回身同了二人逃走。轉過兩個山凹，逃到一座石洞跟前，見四外無人，忙喊許超、雲鳳立定。那大漢恰也追到。許超見那大漢窮追，正要將暗器放出，那漢子忽然哈哈大笑道：「三位還不進去！」心源便叫許超、雲鳳：「現在來不及說話，追我們的是自己人。」說罷，三人一同進洞。那大漢卻不進來，又往來路而去。心源、許超、雲鳳纔進那洞，便有一個年輕婦女出來，請三人走進後洞，轉了好幾個彎，搬開一個大石臼，從那石壁旁邊一個小洞鑽了進去，原來裏頭還有很大的地方。那少婦說道：「三位先委屈一會兒，我去取茶水來。」說罷自去。

一會兒那大漢回來，原來是陸地金龍魏青。相見之後，問起原因，纔知心源昨日見許超自告奮勇前去涉險下書，生怕出了差錯，等他走後，便對白琦說明，悄悄跟了他來，一直並未露面。後來見許超伏在崖下聽樹林中防守的人說話，便知許超要管閒事，沒有料到昨晚被擒的卻是湘英。雖然覺得許超不自量力，卻佩服他的勇敢俠氣。正要招呼他同時去救那女子，猛見對面崖下躥上一人，將林中二人點倒，細一看卻是雲鳳，纔有些疑心那被擒的女子是湘英。本想和二人相見，又想：「憑自己的能力，也未必是呂、郭等對手，莫如跟在他二人後面，萬一他二人失事，還可做一個接應。」便不同他們見面，祇遠遠在後面跟着。走不多遠，忽見迎頭走來一個大漢，躲在路旁一看，卻是魏青，好生詫異。暗想：「日前去尋鐵蓑道人，曾同他相遇，當時邀他到戴家場去，他推說有事，如今卻在此地相遇，莫非他也入了呂、郭一黨？」正在尋思，魏青業已走到近前，心源祇得上前相見。魏青見是心源，大喫一驚，忙拉他到林中僻靜之處，問他怎會來此。心源知他人甚忠直，便也說明來意，祇不提起還有別人同來。魏青道：「我自在成都遇見追雲叟，他因我妻子與呂憲明是同族，呂憲明小時人極無賴，被他父母逐出，多虧我岳父照應，雖然多年不見，關係很深。不知怎的，追雲叟會算出他一個姓淩的親戚要受姓呂的害，他老人家恐到時有事不得分身，教我夫妻一套說辭，前來投奔呂憲明，以便日後如有姓淩的父女二人來此被陷，着我暗中救他，不許泄露。所以那日你要我到戴家場去，我因爲已答應了他老人家，不能同你前去，就是爲此。我到此以後，因爲呂憲明受

過我岳父的好處，對我夫妻倒還不錯。本來我就住在他家，日前他們要把螺螄灣的石洞修成地牢，着我監工。被我發現左近還有一座石洞，裏面很大，有十幾間天生石室，不用生火，自然溫暖。我討厭呂家一些狐羣狗黨常在一起，便和呂憲明說，想搬到那石洞居住，呂、郭二人修好地牢之後，本打算日後派人看守，說我爲人忠直，順便派這件事再好不過。我立時答應下來。那地牢本來空着，要等捉了戴家場的人纔排用場。誰知過了二十來天也沒人來。我知道他們不但會劍術，而且妖法也很厲害，常替你們擔心。果然昨晚快天亮的時候，不知從甚麼地方跑來一個女子，想偷郭雲璞妖道的硫磺迷魂砂。那砂原帶在妖道的道袍上面，昨晚妖道用飯時另換了一件道袍，沒有帶在身上，連那道袍掛在屋內，他自己卻到前廳同大家談話。談話時提起這砂的厲害，被這女子偷聽了去，想到妖道屋中盜走。已經快偷到手，偏偏呂憲明要入內有事，走過妖道窗下，被他無心看見，動起手來，見那女子十分美貌。因爲當初妖道還擒過兩個女子，起了邪念，本想收爲妻妾，不料被她逃走，好生不快。呂憲明爲討好妖道，便想將她生擒，不肯放劍傷她。誰知那女子本領非常了得，呂憲明臉上還中了她一下七星連珠弩。後來還是妖道趕來，大家合力將她生擒。問她來歷，她祇笑說殺剮聽便。後來聽說妖道要收她爲妻，纔破口大罵起來。妖道無法，將她關在石牢之內，打算磨磨她的火氣，逼她應允。還派了幾個人受我指揮，在洞前防守。我怕那女子便是追雲叟的淩姓親戚，想要救她，偏偏那洞雖歸我管，除了妖道親來，誰也無法弄開，我還正在發愁呢。」

心源聞言，纔把湘英失陷，有一姓許的好友連一個姓淩的女子，正設法去救，告訴魏青。魏青聞言，大驚道：「這如何能行？漫說白天人家防守周密，本領高強，就是晚間，先是那塞洞的大石，是妖道用法術運來的，除了他就沒有辦法。我先去將這兩人請到我家藏躲，到晚間再行設法去救，還稍妥當一點。不然，萬一驚動妖道，再要把這救人的二位擒住，便更糟了。」心源聞言，忙催魏青趕到了螺螄灣。許、淩二人已經將防守的人點倒，因爲無法開洞，正在爲難。心源和魏青在對面崖上看得真切，正想下去喚他們，忽聽鑼聲四起，知道業已被人發現，事在危急。心源忙問明瞭魏青住的所在，教了他一套言詞同如何應付，自己急忙飛身入洞，將許、淩二人喚出。魏青卻裝作知道有了奸細，故意攔住迎敵，容他三人逃出洞去，自己再裝作往前追趕，尋找奸細的神氣，口中直嚷。果然追了不遠，呂、郭二人已經得信追來，見了魏青，忙問究竟。魏青道：「我因爲今天頭一天捉住奸細，怕她逃掉，適纔回洞匆匆忙忙喫了一頓早飯，急忙到洞中去看。剛到崖前，便聽鑼聲，我遵你們囑咐，見有動靜，祇管緊守那洞。我見洞旁防守的人好端端地坐在那裏，剛放一點心，忽見洞內跑出二男一女，我便上前迎敵。誰知這三人全會劍術，想是怕諸位法術厲害，也不同我交手，各駕劍光逃往東南方去了。」郭雲璞聞言，生怕這女子又行逃走，急忙下崖，領了衆人走到了洞前，纔知防守的人已被人點了啞穴。

解開一問，同魏青所說的前半截並無差異。再看那封閉的石頭，並未移動，知道人未救走。還覺不大放心，仍用法術移開大石，點了火炬進洞一看，忽然洞中一亮，一道長虹急如閃電，出洞破空而去。再看地下，散堆着一段段的長短蛟筋索子，被擒女子卻蹤跡不見。任你郭、呂二人妖法、劍術厲害，也鬧個措手不及。急得郭雲璞直跳腳道：「我上了這人的當了！我用法術移來這塊大石，還有符咒鎮壓，重如泰山，任你天生神力也無法移動。我不該給那小賤人留下送飯的小洞，被救她的人運用劍光進去。救她的人知我法術厲害，那女子不會劍術，不能似他身劍合一，趁我移石的當兒，帶那女子逃走了。」魏青聞言，不由心中大快。呂、郭二人見到手活羊又被逃走，好生不快，祇得率領衆人回寨去了。

這裏心源等互說經過，聽見湘英被人救走，知道戴家場諸人俱無這種本領，又是高興，又是疑慮。尤其許超更是放心不下。雲鳳本是昨晚湘英走後，和淩操商量，要追湘英回來。

說事情本是因她多口而起，倘若湘英遇險，豁出性命不要，也要前去救援。淩操知道愛女脾氣外和內剛，怕她說得出做得出，祇得答應她，如果湘英天亮不回，大家都一起去。雲鳳也知再若堅執，父親更不讓走，當下滿口應允。心中雖然急如流火，面上一絲也不顯出，故意很自然地坐了一會兒纔回房去。淩操等雲鳳回房，去尋白琦等商議時，雲鳳業已帶了寶劍，連夜照白日所聞路徑，趕往呂村去了。雲鳳不認得山路，祇憑着一盞號燈走出山口，將號燈交與防守的村壯，又問了一次呂村道路。趕到呂村業已天明，愈發焦急起來，知道湘英不出事便罷，如要出事，這時已趕不及救援了。奔走了一夜，未免勞乏過度，祇得尋了一個僻靜山崖底下，稍爲歇了歇腳。正要設法擒一個村人打聽消息，忽見許超從一條小道上走來。還未及招呼，忽見林中躥出兩個防守的人，將許超喚住，問明來意，請往莊中去了。雲鳳見許超昨日白天動身，今早纔行趕到，不由心中起了希冀。暗忖：「路那般長法，湘英腳程素來趕不上自己，莫非自己倒跑在湘英前頭？」不由高興起來。反正這裏即是入口地方，索性等許超回來，總可打聽出一點動靜。萬一湘英還沒有走到，兩下錯過，豈不大糟，便決定在此等候湘英一會兒，如果過些時不到，再作計較。等了一會兒，湘英既未到來，許超又不見回來，疑心還是自己來遲了一步，說不定二人俱遭毒手，又在白天，諸多不便。越等心越焦急。正在無法可施，忽聽崖上有人說話。雲鳳忙悄悄將身移近一聽，果然湘英已在昨晚被擒，囚入螺螄灣石室之內。不由又急又怒，將銀牙一錯，也無暇考慮利害，縱身上崖，將那兩個防守的人擒住，問明螺螄灣路徑，鶴行鷺伏，趕到洞口。恰好許超也得信趕來，纔與心源等相見。這時湘英雖然遇救，卻不知下落，打算回戴家場一看動靜。

話未說出口，忽聽一陣鑼聲遠遠傳來，許超疑是湘英又遭毒手，拔步往外要跑。魏青一把拉住說道：「諸位這時千萬出去不得。待我出去看一看動靜，回來再作計較。」心源也覺應該如此，一面攔住許超、雲鳳，忙着魏青快去打聽。魏青知道衆人還未用早飯，忙囑咐他妻子呂氏急速備飯，說罷匆匆自去。這位呂氏人甚賢能，衆人進洞時，早已着手準備，一會兒端上飯來。衆人也不客套，各自飽餐一頓。等了一會兒，魏青尚未回來。許超從閒談中得知，湘英負氣探莊失陷，是因自己而起，又急又悔。雖說被人救去，是否平安回家，也無從得知。適纔村中忽然又響了一陣鑼聲，不知是何吉凶。久等魏青不見回來，越想越擔心難過。幾次要跑出洞去探看，俱被心源攔住。雲鳳坐在一旁，口中雖與女主人不時周旋，心裏頭卻是來回地盤算。忽然失聲道：「糟了！」急匆匆起身往外就走。剛走到石壁面前，忽見壁外石臼移開，鑽進一人，險些與雲鳳撞了個滿懷。定睛一看，見是魏青。雲鳳、許超雙雙搶問，外面鑼聲是否湘英二次遇險，或是戴家場有人來此涉險。魏青道：「戴姑娘倒未遇險，倒是淩姑娘的老大爺，還有一個年輕相公，差點失手。若不是從空降下一個紅臉道士，怕不被羅九那廝活活累死。如今他老人家已被那紅臉道士救走，並且那紅臉道士走的時候，還說戴姑娘也被他救走了。那個意思，好似說與我聽似的。如今戴姑娘既已出險，我看諸位不可在此久待，今晚一同走吧。」雲鳳本來急的是臨來時，自己老父本不知道，等到發現，一定追來。自己祇顧急於來尋湘英，沒有顧到衰年老父的利害，適纔村中鑼響，方纔想到。不由心急如焚，當下就疑心是父親趕來，不顧生死，要出洞探看。如今聽了魏青之言，果然自己料得不差，並且又知湘英真個出險，一塊石頭纔行落地。許超關心湘英，自不待言，聽魏青說湘英遇救，急於要知詳情，祇管催問魏青。魏青性直氣粗，經雲鳳、許超這一追問，應接不暇，也不知從哪裏說纔好。心源知道魏青性情，便攔住許超、雲鳳，對魏青道：「如今淩老英雄與戴姑娘出險，事已過去，無須再爲着急。你祇把適纔去到前面的事，從頭慢慢說來便了。」

魏青道：「這事是這樣的。適纔我到前面，見寨前有兩個人，一老一少，和羅九、陳長泰在場中打得正起勁。那老少二人本領俱都不弱，那老的更是出色。陳長泰本敵那青年不過，眼看就要喫虧。羅九倒是狡猾眼尖，我祇看他一面和年老的動手，暗中不知放了甚麼暗器，打在那青年的肩膀上，那年輕的一個支持不住，跌倒在地，被陳長泰趁勢擒住。那年老的見同伴被擒，越發氣惱，祇管用盡平生之力施展絕手。羅九卻是壞到極點，他祇笑嘻嘻地封閉躲閃，瞅冷便來一個毒手，累得那年老的渾身是汗，氣喘吁吁。我纔知道羅九那廝打算把年老的活活累死。我在旁邊氣忿不過，正打算拼着命不要，去助那年老的一臂之力。還未容我張嘴，忽然又是一道長虹從天而下，場中現出一個紅臉道人。

那羅九好似見了甚麼剋星，嚇得跪倒在地，叩頭不止。那道人也不朝羅九說話，就在場中將那老少二人一把抓起，破空而去。臨走時我聽他大聲說：『你回去說與他們知道，你們要救的人，業已被我救回去了。』說時臉朝着我。我怕他們看出破綻，嚇得急忙閃過一旁。後來問起旁人，纔知那老少二人進村的時節，原本說是前來拜莊，要會羅九。防守的人與他們通報時，他二人路遇呂三在一家門外調戲一個婦女，想是他二人上前解勸，不知怎地爭鬥起來，那年輕的將呂三打倒，驚動別人鳴起號鑼。恰好羅九也迎將出來，那年老的一見面，便要羅九還他的女兒和戴姑娘，不然就要和羅九拼命。羅九也不說淩姑娘不在此地，戴姑娘業已被人救走。反說：『久聞你淩操是有名人物，要還你女兒不難，須要贏得了我這一雙手。』淩老先生這纔和他約定單打獨鬥，他輸了便自己碰死，贏了須將女兒還他。兩人纔動上手，陳長泰新從羅九那兒學了幾手毛拳，便用言語激那年輕的，四個打做兩對。呂、郭二人倒還懂江湖規矩，並不上前相助。末後淩老先生被紅臉道人救走，纔放出劍去追時，那道人業已去遠了。我來時還聽呂憲明同郭雲璞說，那來的是峨眉派的劍仙，羅九的師父。既將淩某救走，必助戴家場無疑。兩人商量，要去約幾個幫手助拳。聽到這裏，我怕你們着急，就回來了。」

雲鳳聽見老父爲她受了羅九許多侮辱，好不傷心。又猜那年輕的定是她未婚夫婿俞允中，難爲他自知不敵，爲了自己，竟捨死忘生，也跟了前來，可見檀郎多情，老父的眼力不差。不過他們被紅臉道人救回戴家場，不見自己回去，豈不還是擔心？不禁着急起來，恨不能立刻飛了回去纔好。但是魏青出去打聽幾次，回來總說自從昨晚起，村中連連出事，防守愈加嚴密，連晚上都不易逃走。衆人雖然心焦，也是無法，祇得推心源悄悄從後山駕劍光回去送信，好叫衆人放心。

心源劍術不能帶人，分行又怕許超、雲鳳着急，總未提走字。現見二人如此說法，便由魏青先去看看動靜，見左右無人，纔出洞去。越過了兩處山崖，站在高處一望，見出口上防守嚴密，已不似早上初來光景，決計繞道飛行回去。剛昇起半空，走了沒有多遠，忽聽背後有破空的聲音。回頭一看，見有一道青光，風馳電掣般由後面追來。心源見來人所駕劍光好像是峨眉派門下，不知因何追趕自己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祇在這一轉念間，那道劍光已經追到。心源人本持重，知道自己劍術能力有限，又看不出來人用意，急忙把劍光往下一頓，打算避開，讓那人過去。腳剛着地，那人也隨着下來，向心源看了一看，忽然一陣獰笑道：「我當是個甚麼有能爲的人，三番兩次來我呂村擾鬧，原來是你！」心源降落時節，已認出那人是羅九，知道來意不善，自己也準不是對手，仍裝不知，說道：「朋友，我同你素不相識，我不過閒遊由此經過，你說的話叫我無從索解。我看朋友所駕劍光好似峨眉門下，你我素無冤仇，追我何故？」羅九獰笑罵道：「你還以爲

我不知道你的行徑麼？那日在長沙城內酒樓上，就看出你不是個東西。彼時因爲我有事，也沒和你計較，不想你果然跟來尋我的晦氣。今日要放你過去，情理難容！」說罷，也不俟心源答話，就將劍光放將出來。心源知道無法再說，想走也走不了，祇得也將飛劍放出，拼命支持。